

# 被遺落的拉包爾

從菲律賓蘇比克灣出發，經過了漫長的五個航海日，才抵達了拉包爾（Rabaul，或譯臘包爾）。這個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小鎮，位於新不列顛島東極。碧藍海水環繞滿山蒼翠的熱帶島嶼，火山巖噴發着淺黃色的煙柱。歷史上，這裏一度攸關世界命運。荷蘭人早在十七世紀初發現此島，但由於位置偏遠，直到十九世紀末，德國才在此建城，以俾斯麥海命名了附近的海洋。一戰後，英屬澳洲當局接管。二戰時又被日軍佔領，作為進攻南太平洋的樞紐，駐軍曾多達十幾萬人，修築了密密麻麻的碉堡、地洞、隧道。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山本五十六正是自拉包爾起飛前往布干維爾島途中，被美軍定點清除，報了珍珠港之仇。瓜島、塞班、沖繩等奪島戰役之慘烈，令心有餘悸的美軍對重兵防守的拉包爾畏而遠之。除了遭遇轟炸，並未在此決戰。日本投降後，小城復歸澳洲，直至一九七五年巴新獨立。

如今，還有許多軍艦、戰機殘骸

沉睡在海底與珊瑚礁為伴。當地主要的遊客就是來此的日本人。二戰時，日本海軍曾創作了《拉包爾小調》，戰後又拍過電影《再見了，拉包爾最後的戰鬥機》。

按理說，經歷眾多列強管治，本該是個發達的袖珍城市。但未被戰火吞沒的拉包爾，卻被火山吞沒。多次噴發的活火山，最終在一九九四年摧毀了大部分市政設施，拉包爾淪成一個破敗不堪的小鎮。海水清澈見底，嗞嗞地翻滾着細小氣泡，這正是火山地熱的餘威，黃黑條紋的小魚優哉游哉。

小鎮整體氣息簡直像個被遺落的化外之境。道路坑坑窪窪，塵土飛揚。土著居民在路邊擺攤兜售手工藝品，咧着因嚼檳榔而形成的「血盆大口」熱情地打招呼。島上的商業地標就是中國人開的超市。一個上下八排的貨架子，三四米長，擺着同一種即食麵，映照着小國寡民的簡單生活。

（二之一）



# 北京首映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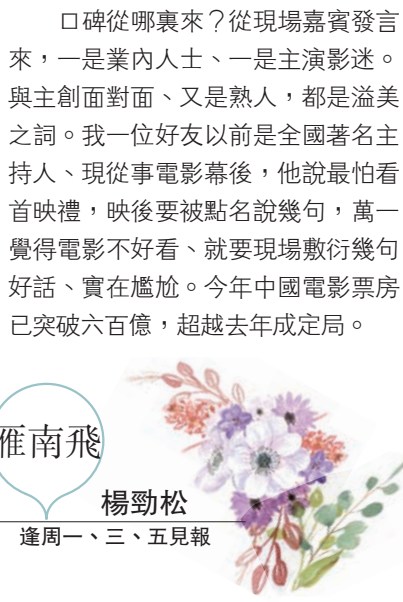
這周內地新片密集舉辦首映禮，前天《被光抓走的人》、《只有芸知道》分別在京滬兩地，昨晚《誤殺》在北京。我在上海辦事，順道先睹為快馮小剛導演的這部新片，其他兩部就欠下人情、到時去支持票房。

北京首映禮一般是在公映前一周，是學習的行業派對。十八年前，首映禮主要在北三環的華星、王府井的新世紀影城，這兩家影城分別是香港吳思遠先生與江志強先生投資。如今首映禮主要在北京國貿萬達與英皇影城，在首都繁華中心。當然也有特殊的，之前張藝謀《英雄》的首映禮就放在了人民大會堂，去年姜文《邪不壓正》的首映禮就去了郊外古長城，從首映禮地點抉擇就能看出其宏大願望。

以前首映禮也就在晚上，電影業內嘉賓與媒體記者最多幾百人了，如今北京首映禮最長是從上午十點到晚上十點，這是《流浪地球》創下的紀錄。該片從早到晚放了三十多場，白天請各大影評自媒體用戶觀看打分，傍晚起邀請業內好友捧場，每場放映，吳京等主創都與觀眾見面，正是這

種文化自信，讓《流浪地球》積累良好口碑，一舉打敗了春節檔其他兩部影片，而這兩部影片在京未舉辦任何提前觀影的首映禮，直接在影院公映。這種不舉辦首映的新片往往是兩類：一是離預期水準遠、怕口碑不好影響院線排片；二是實在太好、無需積累口碑，這也是不自信與自信兩個極端。

口碑從哪裏來？從現場嘉賓發言來，一是業內人士、一是主演影迷。與主創面對面、又是熟人，都是溢美之詞。我一位好友以前是全國著名主持人、現從事電影幕後，他說最怕看首映禮，映後要被點名說幾句，萬一覺得電影不好看、就要現場敷衍幾句好話、實在尷尬。今年中國電影票房已突破六百億，超越去年成定局。



# 約人難

在內地做研究，約有關教授訪談。我按美國經驗早定時間，以為「先到先得」。不料這種做法不符合中國國情。提前太早約人，對方無法預計日後的行程安排。即便確認了時間地點，當天依然變數屢屢，並非萬無一失。

約X教授，先通過他的熟人代為引薦。好不容易說定了時間，提前一周去確認時他卻早忘了這檔子事。再重新約，定了日子又定不下時間，改了兩三次才搞定。見面當天去他的辦公室，到了點不見人，他來電話說忘了那天研究生要「開題」答辯，大約比預定的見面時間1:30要晚兩個半小時。四點去他的辦公室，他還沒回來。又用短信催了兩次，我的手機快沒電了，終於在4:45分見到他。他晚上六點還要上課，於是匆匆做過訪談，讓他有時間吃個外賣再上課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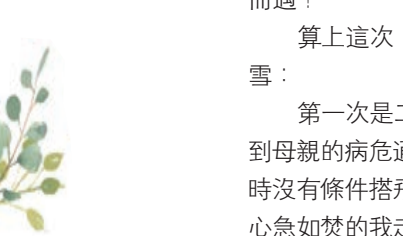
長篇大論描述約人波折不是為抱怨，我更多是疑惑。聽內地知名高校工作的同行說，他們每學期教一門課，平日不用坐班，無需每天到校。我在美國高校每學期至少教兩門課，每周至少上課三天，平日還有辦公時間要答疑、見學生，另有不少行政、服務工作。但我至少提前一周就知道下面五天安排了什麼工作，我每學年的放假等安排也提前三年就能做好。

是內地教授的時間不確定性太大，時常會臨時被差遣？抑或教學輔助人員不給力，教授必須事事親力親為？X教授道歉之餘，的確提到手下工作人員都是新人，決策都要他來作，每日疲於奔命。當然，也可能訪談對他們無關緊要，所以可臨時更改時間。無論如何，工作時間相對彈性，科研安排自主獨立本是任教高校的長處。如果連這都無法保障，不僅會降低工作效率，引發不滿情緒，也是對專業人才的浪費。

作為英國倫敦華萊士收藏中的「門面」，讓·奧諾雷·弗拉戈納爾的《秋千》不僅是其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更是最能代表十八世紀洛可可時期藝術風格的符號化經典。畫家經聖朱利安男爵的口述，受其委約描繪了這幅展現三角戀的「調情畫」。在具有華托雅畫特徵的湖藍色理想化風景中，光源從左上方沿對角線斜射而下，高光落在正中央坐在秋千上頭戴禮帽的粉裙少女身上。其年邁的丈夫在她背後的林中拽着秋千供其享樂，而她年輕俊美的情人正臥在她身前花叢中與之眉目傳情。少女不經意間甩出的鞋子飛向畫面左側食指對準嘴唇的邱比特雕像——意指明目張膽的勾引與不可言說的秘密，此兩處明暗對比

飛機着陸時，窗外的那片蒼茫似少了些深邃，空氣中有一些極細小的顆粒將我的視線同大地上的事物隔膜起來，以至於少了一些清透。待飛機終於結束滑行，我定睛再看，那細小的顆粒在機翼上、地面上悄悄地聚集着，像是撒了一層鹽。北京的雪啊，就這樣與你不期而遇！

算上這次，平生在北京遇到過三場雪：第一次是二十年前的十二月，我接到母親的病危通知從成都趕回東北。那時沒有條件搭飛機，也沒有直達火車。心急如焚的我走出北京西站，看到的是



# 「四世同圈」與文化變革

古人把「四世同堂」當作人生成功的標誌，現在人長壽的多了，四世同堂不那麼難了。再過幾年，「四世同圈」恐怕也將普遍。我說的「圈」是微信朋友圈。

大概兩年前，微信提示有新的好友申請，點開發現來人是「老胡」，琢磨了好一會兒是哪一位自家熟人，是否通過，忽然靈光一現：是我爸。之前，朋友圈裏長輩已不少，從此又多一位。

微信有兩個功能很有意思，一個是不看他，一個是不被他看。常聽人說，不想讓某些「好友」看到自己，而這「某些」往往是長輩。人是有文化的生物。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有很多種。代溝是最具生物性，又最有文

化感的一種差別。說它最具生物性，是因為它由年齡劃分，屬於哪一代，在被拋入人間時就決定了，不由自己。說它有文化感，是因為它總是把自己包裝成一種文化，並因此而讓人覺得這些差別是理所當然的。

文化這事兒說起來玄奧，其實是說話、穿衣、吃飯、走路、打招呼的一種方式。和同代人在一起，往往更有文化上的舒適感。微信社交場的出現，史無前例的把不同代的人「平等」地圈在一起，但代溝並沒抹平。人們不是因為不在一個空間而無法交流，而是因為無法交流而不在一個空間。

二〇〇〇年的電影《我是你爸爸》中，馮小剛演的工會主席馬林生，總想和兒子馬

車打成一片，故意學着兒子的腔調說話，鬧得十分尷尬。十五年後，馮小剛又演了電影《老炮兒》，為了兒子，他捲入了不屬於自己的代際文化圈，好比影片裏與汽車並非奔走在城市的那隻駝鳥。

《老炮兒》裏沒有植入微信朋友圈，不然代際衝突會更生動和深刻。當然，代溝造成文化衝突的同時，也創造了文化發展的空間。如果代溝真抹平了，文化可能從此就不再進步了。微信作為人與人交流的新空間，對文化、倫理的革命性意義或許也在於此吧。



# 書城書香

近日到深圳羅湖書城逛了逛。三層樓的書廳，書架排列得整齊，但又不刻板，看去有幾分動感，有時還覺得進了迷宮。書架分門別類地擺放書籍，中間展成是熱門書。找書方便，各樓層都有供搜索的電腦。把書名或作者名打進去，便會跳出相關信息，告知書放在幾樓幾號書架第幾層。該店沒有的書，別的店如有，也會跳出相關提示。

家裏有人愛看笑話、幽默一類書，一查真有，按指示找到了樓層書架，價格是五十多元人民幣。同類的書，在香港書店大概賣一百港元左右。

瀏覽書時，明顯感覺到內地書籍的設計、美工、裝幀的進步。書的封面、內頁排版、插圖的水平，已與香港和國際一流的水平

接軌，有的還創出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其中掌上書的品種，又見出了新的思路。

多年前就在深圳買過《雪萊詩選》、《唐宋八大家文鈔》、《亞瑪》（俄國古典小說）等數本掌上書，它們是6.7×9.7cm的開版，每本按不同頁數賣三四元到十二三元不等。

這次見到了掌上書的新設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推出的「小墨書香」版式，內容主題是中國傳統文化，如《三字經》、《弟子規》。它們只有6.2×7.9cm的開版，線裝書，設計用料都比過去的更精良講究。我買的《資治通鑒》，十二元，寶藍色緞紋硬紙的封面，橙色絲線的釘裝，書籤是一縷橙色絲線串起一顆綠玉珠子。看去是很有品味，叫人愛不釋手。

對於讀書之人，它們易於收納，不佔空間；對於常去旅行的人，它們便於攜帶，體小量輕。我算是兩面都沾點邊的人，對它們是一見傾心。

在書城走累了，可以到二樓的茶廳小憩，那裏供應咖啡茶和西餅，放着輕緩溫柔的音樂。有年輕人在那兒做功課，有讀者在那兒看書，還有人趁午休到那兒小睡……我在寧靜中品着綠茶拿鐵，在書香中微醺。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就該是這麼個樣子：人性化，人文化，安靜而隨意。



# 起承轉合

年輕時，我曾修讀一些編劇課程，其後亦曾嘗試撰寫劇本，並有幸曾獲香港演藝發展局（即現時的香港藝術發展局前身）的劇本比賽獨幕劇組季军。

劇本與文學自有共通之處，因此從前的劇本亦會被歸類為戲劇文學，既可作為舞台演出的排練文本，亦可純粹給予讀者閱覽。不過，傳統敘事式劇本的特徵，就是需要具備可演性，不論以事件或人物作為主軸，全劇都有特定結構和發展脈絡，觀眾可以隨着劇情和角色的進展，感受劇作者希望帶出的主旨。

概括而言，劇本就像文學般同樣着重起承轉合的結構。所謂「起始」，與文學的賦比興較為相似。編劇家可以直接引述事件或

主要角色的背景，亦可借助其他事情作為引子。再往後，角色將會「承接」各類經歷，過程中亦會接觸其他不同人物，亦即是配角或輔助角色。藉着他人與主要角色之間的連繫，既可反映主要角色的心境變化，同時亦協助主要角色發展心路歷程。

所謂「轉變」，就是主要角色的生命會面對一項主要障礙（Obstacle），主角的身心一直備受這障礙困擾，同時亦朝着這障礙不斷前行，並需要尋找各式各樣的方法去衝破障礙。過程中，其他一些小型障礙亦會出現，就像主幹之外的旁枝，令劇情縱橫交錯，但最終仍是歸納到主幹之上。

不論是光明的喜劇，抑或是晦暗的悲劇，最終都會「整合」成一個具有特定意義的

結果，從而達至編劇家想要帶出的主旨。越是優秀的劇本，便能透過最終結局為觀眾帶來感性及理性的出路。感性方面，可令觀眾的情緒得到宣泄，歡天喜地或悲傷難過，都是一種合適的感情流露方式。理性方面，若能令觀眾對現實生活或自我生命作出反思，劇本便能發揮一定的啟發性。

然而，人生真的能夠像劇本一樣，按着起承轉合的結構來編寫嗎？面對重重障礙之時，我們如何能夠欣然面對，尋找最終的出路？



# 《秋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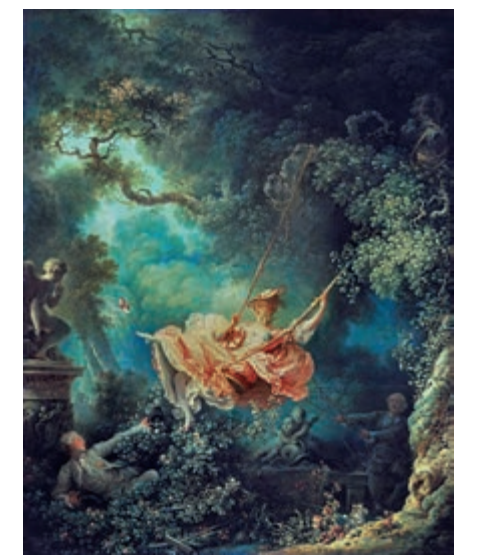
的細節暗喻乃是點睛之筆。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盪秋千時的肢體語言被視為帶有性暗示，而甩飛的鞋子則象徵着失去純真。弗拉戈納爾通過擺動的秋千塑造了一個具有倫理衝突的敘事情節，如花似玉的少女和甩至頂端的秋千均代表轉瞬即逝的感官愉悅。而畫中所傳遞出的挑逗和輕佻的低俗趣味雖與柔美輕盈、精緻甜膩的畫風形成巨大反差，卻完美映射出十八世紀洛可可時期上層社會追求華麗繁複、排斥嚴肅格調、推崇男女調情享樂主題的藝術品味。

高產的弗拉戈納爾一生完成了約五百五十幅油畫，而其最具辨識度的名作莫過於《秋千》、《門門》、《偷吻》等表現男女曖昧情境的風俗畫

。儘管上述作品主題大都涉及晦澀的情慾和浮誇的粉飾而難稱高雅，但《秋千》精緻華麗的畫面細節和淡雅甜美的色調氛圍卻也不能歸為低俗，這幅名作也因濃縮了洛可可畫風中所有優劣元素而成為一個時代的審美象徵。

儘管擁有法國最著名的女畫家之一瑪格麗特·熱拉爾作為繼承人；隨着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弗拉戈納爾那些輕快歡愉，極富裝飾性的作品便被躍升主流審美的新古典主義畫風所徹底淹沒。在沉寂了近多半个世紀後，印象派畫家們對其藝術的認可與借鑒則讓這位「洛可可代言人」重見天日。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 那一場雪

白茫茫的北京城。白色的雪花大片大片地落在我的頭上、肩上和那雙破舊的足球鞋上，我感到人生的無助和悲涼，想哭又哭不出來。一個好心的阿姨問我：「小伙子，我看你一路上都心事重重，遇到什麼難事了？」這話一下子讓我無法自持，旁若無人地嚎啕大哭起來。後來，這個好心的北京阿姨給了我一千元錢買機票。我甚至不記得她的名字，只記得她在風雪中送了我很遠，讓我一輩子都堅信：這世間，一定因為善良而溫

暖。

三年後的冬天，我到《光明日報》做實習生。短短的一個月，我的稿件多次出現在頭版的位置上。一日，在結束了採訪之後，疲倦的我路過正陽門，那喋血的夕陽在凜冽的北風中把一份滄桑和厚重投射在身上。不多時，風停了，雪花安靜地飄落。我一路走回到住地，看那雪中的腳印，深深淺淺，我相信，那是我用進取的姿勢寫在人生雪地上的詩。

而這次的雪，不大。一夜醒來，已是陽光燦爛。楊樹和松樹像被披了一層薄薄的白絨衣，喜鵲和烏鴉在枝頭發出各自的叫聲，有興奮、有嫵媚，讓我竟忽地忘記這是隆冬。或許，香港將來也可能會有雪的。只不過同北京一樣，終究要融化的，留在人心裏的，一定是溫暖、進取和前行的力量。

